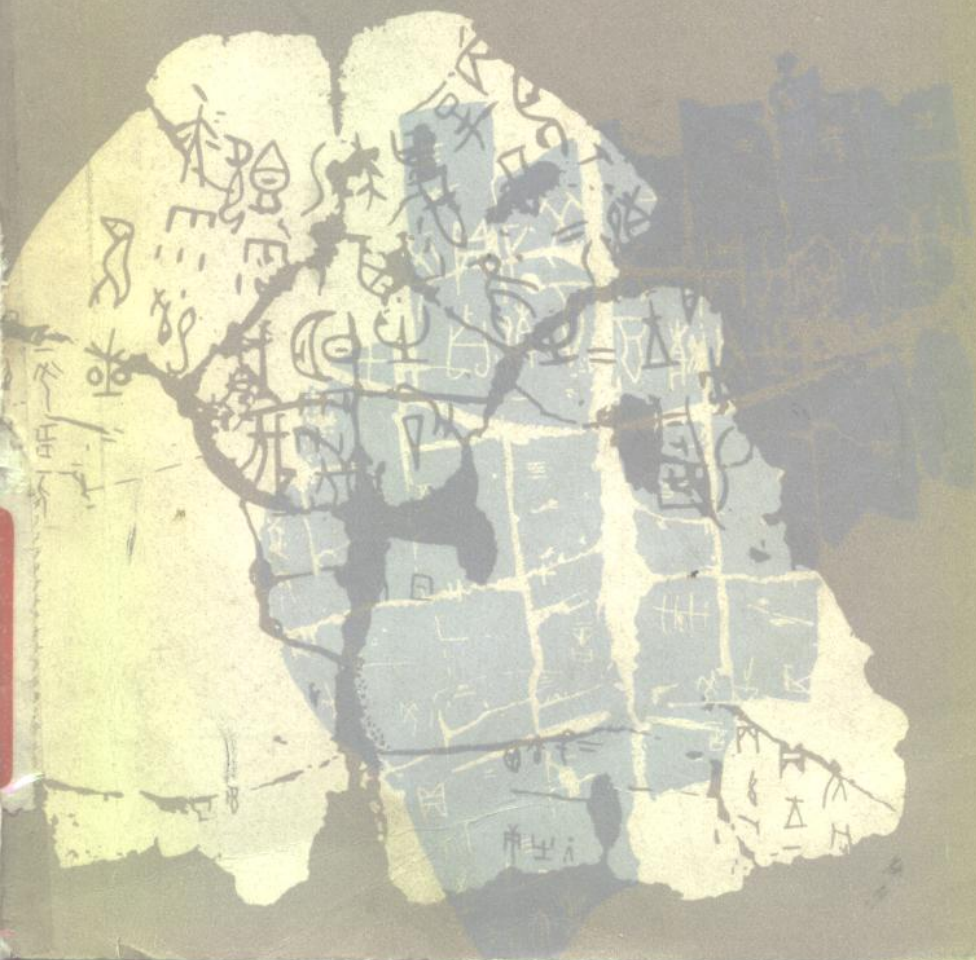


甲骨探史录

胡厚宣等著



K877.1/8

甲骨探史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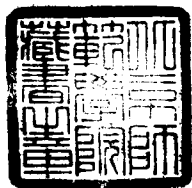
胡厚宣等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7943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879438

封面设计：马少展

甲 骨 探 史 录

胡 厚 宣 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5印张 207,000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

书号 11002·584 定价 3.50元

目 次

前 言	尹 达 (1)
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学上的巨大贡献	胡厚宣 (6)
殷墟甲骨文美字说	张政娘 (32)
甲骨文虎字说	胡厚宣 (36)
小屯丙组基址与狄卜辞	李学勤 (69)
甲骨文贞人“專”时代的审定	王宇信 (77)
试论历组卜辞的分期	谢 齐 (87)
商代人祭及相关问题	罗 琨 (112)
论商代的“众”人	张永山 (192)
卜辞“作邑”蠡测	彭邦炯 (265)
说邦史	王贵氏 (303)
略论商代的军队	杨升南 (340)
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制数则	寒 峰 (400)
“六”为商之封国说	齐文心 (450)
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	王宇信 (467) 杨宝成

附录：

引用甲骨卜辞著作简称(或拓片)目录 (490)

编后记 (493)

前 言

《甲骨探史录》就要付印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比较了解它诞生的前前后后，所以同志们要我写几句话，就答应了。

它是编辑《甲骨文合集》相随而行的产物，因此，有必要谈一谈《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

《甲骨文合集》是郭沫若同志生前所主编的一项大型的资料汇编，历史研究所先秦研究室的大部分同志都参加了编纂工作，组成了合集编纂组。十多年来，在研究室主任兼编纂组长胡厚宣同志的具体领导下，从蒐集到编辑，经过大量的繁重的学术性极强的具体工作，才达到可以陆续付印的程度。象这样大型的资料编辑工作只能集体的、有组织的进行。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有甲骨文的专家，有的已具备了古文字学的基础，有的还是初次接触，在这样高度学术性的资料编辑过程中，同志们同心协作，且干且学，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逐

渐地熟悉了这些材料，因而也就逐步掌握了它。这就为同志们运用它来探讨商史打下了基础。

在编纂《甲骨文合集》的过程中，同志们一方面熟悉材料，一方面对有关商代社会历史中的问题进行探讨，从去年起开始选了专题。《甲骨探史录》里的文章是他们专题研究的成果。我对甲骨文虽说不甚了了，但有志于古代社会的探索，因而也极为兴奋的看到同志们的新成绩。就我所知，同志们正在继续前进，我相信会从一次选题和写作中取得可喜的经验，从选题到写作，都会有相当大的提高。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总想到一些有关的问题。

长期以来，在学术领域中存在着一种作风，认为“占有”了资料就是“占有”了“学问”。这不过是“史料即史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实际上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就会为资料的海洋所湮没，而得不到应有的成果。在过去，甲骨文资料，往往为某些官绅学人、官方机关所垄断，一般人是很难接触到的。现在我们把已发见及已著录的甲骨文资料，尽最大努力加

以蒐集，从十多万片的甲骨文中选出四万片左右编为《合集》；有此一编，大体上就冲破了垄断资料的局面。这应当是史学领域的一件大好事。

五十年前，郭沫若同志由于对“未来社会的待望”去“清算过往社会”，以便“认清清楚过往的来程”，从而“决定我们未来去向”，他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这时候，他就着手甲骨文的研究。他发现过去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对这些“绝好的史料，只是零碎地发挥出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有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罗、王二氏其杰出者，然如‘山川效灵’‘天启其衷’的神话时不免流露于笔端。”在这种封建观念之下整理出来的成品，自然是很难使我们满足的。郭沫若同志研究甲骨文字的目的却同过去大不相同：

——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

——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实情况灿然如在目前。

——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泉源，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这是郭沫若同志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所说的话。这本书里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正是运用唯物史观从甲骨文字中研究我国商代社会的第一篇文章。在写这篇文章的期间，曾对甲骨文字作了必要的探索，这些成果载入《甲骨文字研究》一书中。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著作，因而在我国史学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郭沫若同志在这部书里使用了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同时对甲骨文和金文都作出了惊人的贡献，才把遗老遗少们息栖的古文字学这块死气沉沉的园地给予了新的生机，从而为甲骨文的研究另开一纪元。《卜辞通纂》的出版，正是甲骨文综合研究前进过程中的里程碑。

一九四四年，郭沫若同志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说：

“卜辞研究是新兴的一种学问，它

是时常在变迁着的。以前不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以前认识错了的后来改正了。我们要根据它作为社会史料，就应该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把它最前进的一线作为基点而再出发。”

在这里，郭沫若同志为我们这些同志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解放后商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商代考古和甲骨文字的研究都获得了新的成果，这就为我们创造了新的基点。我深信同志们追踪甲骨文研究的整个过程，从新的基点出发，奋勇前进，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郭沫若同志生前一直是我们历史研究所的所长，一向关怀我们的甲骨文字的研究工作；他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们愿以这部《甲骨探史录》的付印来纪念尊敬的导师！

尹达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

郭沫若同志在 甲骨学上的巨大贡献

胡厚宣

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逝世了！这对我们国家，特别是对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郭沫若同志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他是一面旗帜，一颗巨星。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建树了辉煌的业绩。他对于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像甲骨、金文、石刻、文书以及戏剧、诗词、书法等等，几乎无一不精，在各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只谈一谈他在甲骨学方面的巨大贡献。

(一)

甲骨文，自从1899年开始发现，刘鹗出了第一部材料书，孙诒让写了第一部研究性的著作，罗振玉、王国维以后，作者渐多。但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征引甲骨资料，“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首推郭老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书虽然成于“革创时期”，但在“中国古代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上”，确实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尤其是“在思想分析的部分”，更有“它的独到”的地方。结合甲骨文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郭老是第一人。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1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有《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篇，分为两章。第一章根据甲骨文字，结合出土器物，研究商代的经济基础，象渔猎、牧畜、农业、工艺、贸易等等。第二章根据甲骨文字，结合文献资料，研究商代的上层建筑。

这章又分为两节，一节讲氏族社会的残余，象彭那鲁亚制、母权中心、民族组织、民族活动等等。一节讲氏族社会的崩溃，象私有财产的发生、阶级制度的萌芽、奴隶的来源和使用等等。原来还想写第三章，专讲当时的精神文化，其详另见《甲骨文研究》一书。

这书研究的方法，乃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因而“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这本书“是一部划时期的作品。”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正当我国学术界进行着所谓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时期，一些托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否认中国社会史上有奴隶社会这一阶段的存在。郭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用丰富的历史事实，阐明了两周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这对当时那种借口说我们的国情与一般不同的“中国社会特殊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是

一个强有力的批判和打击。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自从1930年在联合书店出版后，在抗日战争以前，就有几家书店，曾经加以翻印。抗战胜利后，1947年群次出版社再版，由著者加以删订，后附《后记》一篇。解放后，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新版，著者又加删改，并加补注，前附《新版引言》。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四卷。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先后也都印了好多版次。总之，这书重版印数之多，在一般学术著作中是罕见的。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历史学和甲骨学界，确实产生了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二)

郭老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为了搜集第一手资料起见，对于殷代的甲骨文字，也就不得不进行研究。”他说，“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所以在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同时，又撰著《甲骨文字研究》一书。

《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大东书局出版，共收考释论文十七篇。解放后，1952年重加整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删去九篇，加进一篇，实收论文九篇，前附《重印弁言》。1962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刊，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有些地方，著者加了眉批。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沫若文集》第十四卷，又从九篇论文中选录了四篇。

书里所收，虽然都是一些考释性的论文，但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考证文字，“是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甲骨文字研究》是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如《释耜》、《释夂》言农耕生产，《释朋》言贸易货币，这是研究商代社会的经济基础。《释祖妣》言婚姻发展及母权时代的孑遗，《释臣宰》言奴隶制度及阶级统治的变迁，这是研究商代社会的上层建筑。《释和言》言音乐技术及其祭祀，《释五十》、《释步》、《释支干》言天文历数，这是研究商代社会的精神生活。

《沫若文集》第十四卷，于《甲骨文字研究》

只选录四篇，因为在九篇论文之中，《释祖妣》、《释臣宰》、《释岁》、《释支干》这四篇，乃是更为重要的文章。

《释祖妣》一文，除了研究古代婚姻制度的发展和母权时代的残迹之外，还讨论了天神上帝观念的起源问题。卜辞中已有帝字，有的在帝前加一上字而称上帝。天上的神称帝，人间的统治者也称帝，帝字乃是一个人神兼用的名词。

这一论点，后来又扩充论述，写成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书，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收进《青铜时代》一书，1945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解放后，1954年人民出版社重印，1957年科学出版社重版，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六卷。

文中进一步申述古代天道观念的发展。从卜辞看来，殷代的确已经有了至上神称帝和上帝。“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上帝有好恶，一切天时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歉，战争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

主宰。”有了上帝就会有下帝，下帝就是人间的王。“帝的称号在殷代末年已经由天帝兼摄到人王上来了。”但在卜辞中，还不曾称之为天，帝称为天，“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

由于这一论点的名发，后来许多甲骨学者，对于殷代的天神崇拜和上帝王帝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写出了不少著作。

《释支干》，除了研讨十干十二支的起源和意义之外，还讲了中西文化的交往和殷代天文历法的水平问题。至于关于十日的传说，迄今还有天文学者在那里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释岁》一文，研究了岁星的起源问题。卜辞中确有岁字，用为祭名，因为一岁才举行一次的祭祀故称为岁。郭老认为必先有岁星而后始孳乳为年岁之岁，因而推知殷人必已知道岁星。

后来在卜辞中除了大量的今岁、来岁、今来岁、二岁、三岁、十岁等称年为岁的词句之外，还发现有大星大岁的星名。这样就更引起甲骨学和天文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最近还发现甲骨文里确有清楚而完整的大岁的名称，殷人已知岁星，大约不成问题。郭老的意见，是正确的。